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二十一回 過裙山邀入洞府 離沐水錯認歸途

七竅、三緘義氣相投，弗忍言別，不知不覺已三日矣。至四日早起，三緘謂七竅曰：「爾我談情如漆如膠，即此聚首終身，尚未為足。無如空生斯世，負卻為人一料。趁今年華甚富，不若暫為別去，俟功名成就，解組歸來，然後廣置膏腴，合院同居，方是長久之策。」七竅曰：「言言金玉，佩服深矣。弟欲前征，兄可送弟一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分袂後不知晤對何年，烏得不送？」七竅於是收束行李，出了陰丹閣，攜三緘手而泣曰：「相逢難較別離難，一訴離情淚泫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千里送君終是別，何妨攜手到陽關。」七竅聽得「陽關」二字，淚落如雨，談不成聲。三緘慰之曰：「聚散何常自古至今，驪歌難唱別離人。」七竅帶淚而續曰：「相逢雖說還多日，此際焉能遣此情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兄義重已見言外，弟且多送數程，然後歸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更好。」行約里許，突然清香一股，逼面而來。七竅曰：「時逢初夏，無桂無蘭，此幽香也胡為乎來哉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必靈芝也。」七竅曰：「靈芝生於何地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聞裙山多產靈芝，故幽香乃達於此。」七竅曰：「此去裙山，路有幾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前面高聳插於雲霄者是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歷此不遠，吾與爾且遊覽一周。」三緘曰：「兄喜遊玩，弟當追隨。」二人言已，轉過路頭，竟向裙山而去。

剛到山麓，三緘曰：「裙山雖是一體，陰陽各別，兄也游之，其先陽而後陰乎，抑先陰而後陽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陰陽何分？」三緘曰：「陽山與日相近，廣產藥材，攜筐採取之流往來不絕；陰山與日相遠，時多雨雪，春夏皆然，故陰凝氣濕，蛇蟲虎豹多出其中，從古及今少有人到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是則游陽而棄陰焉。」二人將所游決定，一趨一步，層層向上。時而附葛，時而攀藤，止止行行，直登絕頂。俯首下視，則汪洋浩瀚如在目前。

七竅詢曰：「汪洋者，莫非海若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七竅曰：「何以裙山近乎海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山之卑者，人登其上視之，亦從而卑，眼界所以不寬也。若此裙山高出眾峰之表，登臨一視，萬里河山皆在目中，此為高視闊步，無地不睹者，豈非海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此海何名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名氣海。左之洋洋萬頃浪停而波靜者，法海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法海外有二江相灌，又屬何名？」三緘曰：「一為丹江，一為法江，法海是為丹法會歸之地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是山佳境若斯，惜未早登，以廣識見。」三緘曰：「兄止俯視，即已心醉神怡，試為仰觀，恐不知手之舞之也。」七竅被三緘一言觸動，翹首上望，日月星斗，儼在眉梢，雲霧煙霞，似在足底。極力詳視，尚有一山挺立，插入天空。七竅驚曰：「裙山高矣，胡半空中復有山尖巍然高聳？」三緘曰：「是乃上崑崙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崑崙之上，不只一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試視之，頂尖而最上者，上崑崙也；頂大而極圓者，中崑崙也；頂小而愈卑者，下崑崙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上崑崙所出何物？」三緘曰：「上崑崙乃修煉陽神之地，長生遠死之鄉。」七竅曰：「中下崑崙又如之何？」三緘曰：「中崑崙隱於雲內，為至清至空之境，見之雖卑於上崑崙，登之如入萬仞虛空。而下崑崙則為仙子修丹發火之源焉。」

七竅喜曰：「吾登裙山一仰觀俯察，而得其道妙者多矣。」三緘曰：「陽山已游，可入陰山一視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蛇窩虎窟，何敢視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蛇虎出林，必在屬陰之候。今正午刻陽時也，彼不敢出。」遂攜手而行，轉至陰山。

山半峭壁萬仞，下有石穴，內多習道之人，或止或行，或臥或憑，紛紛不一。游約數里，石穴無算，均與前同。峭壁游餘，結尾一穴極寬且大，穴外瑩瑩枯骨堆積石坪，亦有未化屍骸，非屬半段身軀，即係一手一足，零落不堪目睹。七竅曰：「瑩瑩枯骨，與夫血肉未化之斷首斷足者何人？」三緘曰：「皆學道士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學道之士，豈無父母兄弟，既沒矣，胡為不厝？」三緘曰：「是皆蛇虎所食，屍骸不具，錯雜於斯，雖欲厝之，烏能辨別。」七竅曰：「既屬學道之士，當為天佑，何被蛇虎所喪哉？」三緘曰：「有素好嫖賭負債難償，心畏父母鞭笞難於歸家而學道者，雖名為學道，而實非學道。或貪財則假道惑眾，或貪酒、或貪色則假道迷人。人或與父母鬥氣，暗逃在外，艱於衣食，借道為徒，不顧父母生死，概將劬勞拋擲。更或有身係獨子，為邪言所惑，棄父母而入深山，習道未成，終身不返，祖宗血食自彼斷絕。似此之輩死於蛇虎，宜乎不宜？世之習道者率皆類是，所以死喪若此其多。」七竅曰：「這樣看來，道之誤人，甚矣哉？」三緘見彼心已變更，意欲使之堅確不改，復與言曰：「裙山左面是吾當日出訪爾時所從之師，此際尚在洞中，艱難萬狀，爾隨吾往視，入目不送矣。」七竅果隨之去，是時，靈宅子早化為老道居洞以候七竅，睹其形容憔悴，衣衫襤褸，有如乞丐，洞無別物，惟一壞鼎敗灶而已。見七竅而出以堅心語曰：「悔當年誤聽紫霞老道所說，來茲學道，一習便成，即得上升，朝見天皇，加以仙職。孰知老道迷人法術至深且遠，將吾害得老而無歸。如當日不聽煽惑之言，娶妻生子，值茲陽景，福享不盡矣，安有如斯之苦乎？」言畢淚流不止。三緘曰：「吾不掉轉頭顧，又幾為爾害矣。」老道無言。

七竅見習道苦況與此習道者流，好道之心埋於腹底。又以習道不成苦況，使彼目睹，學道之念烏得不化為烏有。三緘於是促其行曰：「兄可歸矣。」遂將七竅導至坦途，言別一聲，拱手而去。

總真童子復還本相，來見靈宅子曰：「弟子引誘七竅，種種作用恐心不堅，又為紫霞化道士以亂之，及導入洞府，見師所化困苦行狀暨毀道言詞，去道心場堅如鐵石矣，他日再為扶助。紫霞空以闡道巨任托諸虛無子，不獨見此群仙，看彼如何付還虛無子仙真之位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必如是而吾恨始消也。」總真童子曰：「紫霞之仇一復，非但師恨能消，即吾道弟道兄眉長數寸。但願七竅他年壞道，毒甚虎蛇。」師從歡欣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七竅與三緘告別，奔走陽關，晚息曉行，足無停日。

一日足力已疲，欲覓旅舍，以駐征車，無如道在中途地，難尋下榻。彷徨四顧，恰似孤鳥無棲。正狂奔間，靈宅子又化一老翁攜杖前來。七竅揖而詢曰：「敢問老丈，前途有旅舍乎？」老翁曰：「無之。」七竅無奈，求宿翁家，老翁慨然即導入室。

室無多人，惟此老翁，汲水炊煙，以餐七竅。七竅見其年高而勞於步履，因問之曰：「翁有妻乎？」老翁曰：「去歲勸子殞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子何往？」翁曰：「吾子年甫二八，為一老道引誘，別吾夫婦，竟入深山。以去歲言之，已近三旬。老妻朝日倚閭痛哭，促吾尋訪，吾於觀剝尋之幾遍，形影絕無，歸告老妻，老妻哭曰：『吾兒求道不知道，撫育劬勞都不要，使娘朝日苦悲哀，如何能把仙真造。仙真誰是不孝人，自入迷途弗知覓，望兒快快轉回家，大道亦可家中造。若令人人似我兒，滅盡人倫無世道。』」因此望兒心急氣逆而亡，留得老拙一人，皂罪於此。」言已，張口而哭，致使七竅食不下咽。

暫宿一宵，次早速行，暗思：「已尚有母，毋俾望子如老翁之妻焉。」自此道心盡滅，且見習道者如針刺目。然心有所思，目不暇視，只言歸家念切，未審路徑何如。約走旬餘，橫隔一江，水深而黑，江繞途斷，舟子毫無。七竅獨立江頭，望洋悼歎。

紫霞雲遊空際，下視七竅難於過江，意在還彼道心，化一道士，亦向此江而至。七竅見是道者，甚為厭惡，不與交談。

道士臨江自歎曰：「吾聞是江名曰『沐水』，凡布帛類有洗不潔者能滌還本相。吾之來此，以浣吾道衣也。」言訖，將衣解下躬身而沐。轉瞬間，所沐之衣鮮明可愛。道士又曰：「潔則潔矣，衣濕如何服之，須借二分太陽，為我一曝。」遂以兩手向天祈曰：「借得二分陽，以曝道者裳；不過片時久，依舊付蒼蒼。」祝畢，果然捧得紅日半邊，以曝其衣。漸漸衣已曝乾，服於乃躬，曰：「吾欲過江，奈無舟楫，且效高排雁齒，以便吾行。」取下絲縲，向江拋去，成橋一座，緩緩過之。

七竅欲附驥尾，恐是障眼之物，墜於水中，然歸心似箭，且前且卻，不覺已至橋頭。試立其上，舉目細視，皆堅石砌成，雖經千百年不能朽者。待七竅過江後，道士將橋收在手中，猶是一縲，立於七竅之側。七竅仍不與語，俯首前征。

行未數程，寺鐘聲聞山外，幸睹人煙輻輳，旅主則呼客子早駐行旌。七竅足力已疲，入舍投宿，道士又在於此。七竅佯為不知，各自加餐。道士亦坐七竅桌間，自言自語曰：「塵羹土飯，污及吾口，可取上崑崙靈芝乾兒烹之。」七竅暗思：「瘋道士徒誇

海口，上崑崙如是其遠，且靈芝仙草最為難得，彼言已出，看此芝乾如何得來！」殊意道士不慌不忙，即於桌中以指繪一鶴形，鶴旁繪一孩子像。繪畢，向桌拍曰：「看鶴童兒安在？」只此一言，所繪小孩儼然化一童兒，平梳兩髻，由桌而下，拜見道士曰：「吾師有何驅使？」道士曰：「今日勞頓已極，命爾跨鶴直到上崑崙採集靈芝，烹湯以壯精力。」童兒諾，將所繪之鶴驅之，鶴果挺立桌上，以嘴刷翎不已。童兒曰：「吾師有命，乘爾到崑崙山頂，採集靈芝嫩乾。爾宜迅速，不可遲延。」鶴唳一聲，展翅如屏，童兒飛身上背，直冲霄漢。

頃之歸，手持靈芝乾兒交與道士。道士曰：「有此乾而無薪，如何烹之？然烹靈芝，必須蓬萊島之沉香木。童兒速去，與吾取來。」童兒應聲如響，駕鶴竟去。不時又轉，將沉香木獻上。

道士接在手中，滿室香生，沁人肺腑。

七竅正在驚異，道士隨以手指繪一金爐銀鼎，儼呈於案，旋將銀鼎安在金爐之上，灼燃香木，置諸爐內。一時火燄生光，射入半天。繼又解下佩刀，細碎芝乾。碎後言曰：「此乾非使老龍銜東海水烹之，味不鮮美。」復在桌上繪一龍形，繪已而祝曰：「龍兮龍兮，快把海離；海底佳水，以口而攜；傾之銀鼎，烹此仙齋。」祝剛畢，龍形蜿蜒，愈長愈大，遍體鱗鱗金甲，昂首吐水於鼎中。吐訖，仍到桌上而沒。事事停妥，但見紅霞繚繞，香氣更勝於未烹之時。

烹約數刻，道士曰：「芝乾諒已熟矣。」遂在腰間取一崖瓢，將鼎傾出，色白如雪。道士食畢，以其所餘者傾與七竅。

七竅食之，味美迂迴，香凝口角。因見道士法術高妙，如醉如癡，乃怡怡然而諛之曰：「道長真知道，法術何高妙；如准拜門牆，吾亦習其竅。」道士尚未回首，驅鶴童兒在側答曰：「口贊仙師道，句語說得妙；心中常不然，誤聽三緘告。昔日已同群，脫胎如夢兆；若要呼得醒，耳邊雷作炮。」童兒言畢，道士曰：「孩提之童，安知世事。吾見此位君子生有道骨，惜黃河中另有舟兒渡上名利灘頭矣，安肯入法海而求正軌耶！」七竅暗想：「此道知吾肺腑，必非凡人，吾且拜在門牆，見道習道，見不合道則去。」主意已定，遂拜道士為師。道士曰：「爾拜吾門下，吾有四語，其謹記之：仙根不習道，空向紅塵跳；如聽非道言，魂驅孽海窖。」七竅聞此，道心勃發，而名利二字又若不在目矣。是夜，七竅與道士同榻，道士不時教以入道之方。童子曰：「吾師傳道，休輕便若此。而今學道人兒，其心如環圓轉不定，須待誠實累累，而後指示，入道始堅。」七竅是時思三緘言語，心在富貴；見道士法術，心在《黃庭》，一夜之間未嘗合目。

晨早起視，道士童兒不知所之。七竅心思雜亂，意欲歸家或道或儒，再為計議。殊出廬市，問及行人路徑，云此屬漢陽地界，非歸里之途。七竅知漢陽曆家千里有餘，不堪愁悶。紫霞欲挽七竅，復遇於途曰：「前夜有約，一早而歸。今遇途間，何愁顏固如是？」七竅告以誤識歸路，一時不能得返，是以愁結眉梢。紫霞曰：「是不難，吾有風車，頃刻可至。」當將真言念動，車自天來。」七竅坐於其中，酣睡不醒。移時紫霞呼曰：「弟子速起，桑梓在望矣。」七竅醒而諦視，果桑梓也，詫異而歸，拜見老母后，閒居家內。入儒入道，兩相在抱，尚無定見焉。